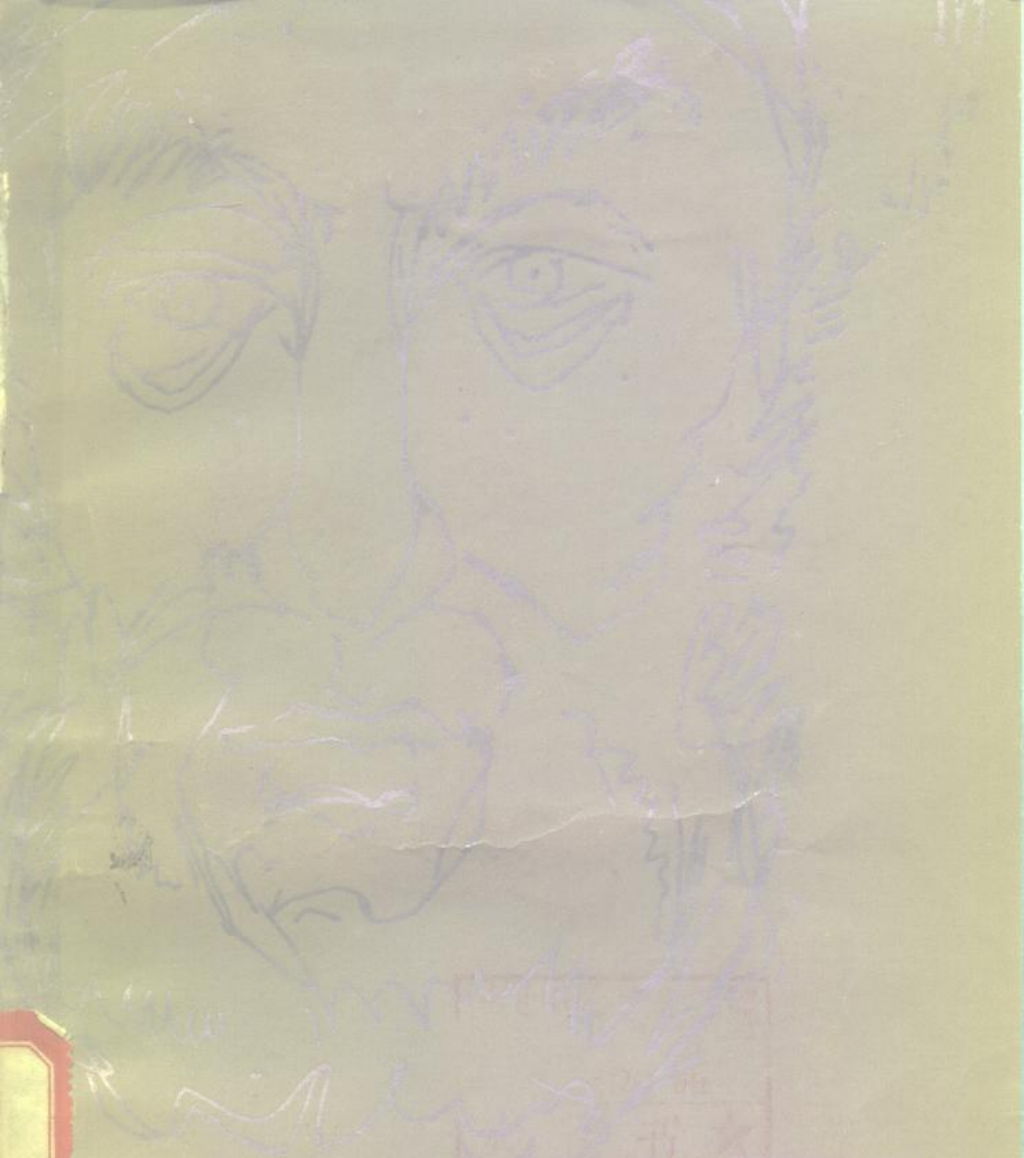




普希金著

上尉的女儿

1512.44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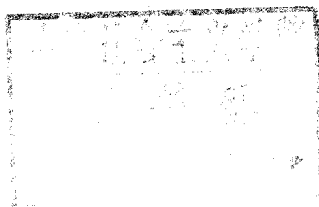
200198348

60017

上尉的女儿

[俄]普希金著

孙用译 毕慎夫校



А. С. ПУШКИН
КАПИТАНСКАЯ ДОЧКА

根据 M. Šidlovskaja 世界语译本 (Rudolf Mosse, Berlin, 1927) 转译 又根据 А. С. ПУШКИН, КАПИТАНСКАЯ ДОЧКА (ДЕТГИЗ, 1951) 及 А. С. ПУШКИ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6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0) 校正。

上尉的女儿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104,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5 $\frac{7}{8}$ 插页2

1956年2月北京第1版 1982年10月北京第7次印刷

印数 162,501—236,500

书号10019·442 定价0.47元

目 次

第一章	近衛軍中士.....	3
第二章	嚮導.....	16
第三章	要塞.....	30
第四章	決鬥.....	40
第五章	愛情.....	53
第六章	普加喬夫的暴動.....	64
第七章	進攻.....	78
第八章	不速之客.....	88
第九章	離別.....	100
第十章	圍攻.....	107
第十一章	叛徒的村子.....	118
第十二章	孤女.....	133
第十三章	逮捕.....	143
第十四章	審判.....	153
略去的一章		168
譯後記		184

爱惜名譽要从幼小时候起

—— 諺 語

1

2

3

4

5

6

7

第一章

近衛軍中士

如果到近衛軍去，明天他就是上尉。
不，還是讓他在一般的軍隊裏當差。
說得太好了！讓他鍛鍊鍛鍊吧……

.....

可是，他的父親是誰？

克涅什寧^①

我的父親，安得烈·彼得羅維奇·格利烏夫，少年時在米尼赫^②伯爵部下服務，到一七……年當陸軍中校的時候退休。從那時起，他就住在西姆比爾斯克^③的自

① 克涅什寧（1742—1791）是俄國詩人及戲劇家，這裏的題詞引自他的喜劇“吹牛者”。——原註。

② 俄國元帥，一七三五至三九年間他領導對土耳其的戰爭。——原註。

③ 列寧的故鄉，現在叫烏里揚諾夫斯克。

己的村莊裏^①，同一位當地窮貴族的女兒，阿芙多吉雅·伐西列芙娜·尤·結婚。我們一共有兄弟姊妹九人。我的兄弟姊妹都很小就死了。我還在母親肚子裏的時候，就仗着我們的近親，近衛軍少校勃·公爵的照應，已經登記為近衛軍謝苗諾夫團^②的中士了。萬一母親生了一個女孩子，那麼父親就會向該管機關聲明那一個未到差的中士已經死了，這件事情也就作為罷論。我是作為在假的，一直到我求學的年限滿了為止。^③在那時代，我們所受的教育跟現在不一樣。我從五歲起，就被託付給馬夫^④薩威里奇，因為他不好喝酒，就叫他來作我的管教人^⑤。在他的照管下，我在不滿十二歲的時候，學會了認識俄文，而且能夠很好地判斷獵狗的性質。這時，我的父親又給我僱了一個法國人，麥歇^⑥蒲

① 在農奴制廢除以前的沙皇俄國，地主都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村莊，村莊裏的農民都是他的農奴。

② 俄皇彼得一世時建立近衛軍，分為四團，謝苗諾夫團就是其中之一。

③ 從彼得一世時起，貴族要獲得軍官職銜，依法律規定，必須先在近衛軍團中充當普通兵。為了規避這法律，貴族子弟在兒時就登記軍職，到了成年，他們就獲得軍官職銜。——原註。

④ 看養主子的馬匹的農奴，打獵時經常由他管理主子的獵狗。——原註。

⑤ 兼任僕役和教養者的農奴。——原註。

⑥ 源出法文 monsieur，意思是：老爺、先生。——原註。

伯勒，他是跟够我們用一年的葡萄酒和上等橄欖油一起从莫斯科运來的。他一來，很使薩威里奇不高兴。“要謝謝上帝，”他自言自語地發牢騷說：“这孩子已經梳洗得很好了，餵得很飽了。真用得着白白花錢，雇一个莫屑嗎？就好像本國人不够用似的！”

蒲伯勒在他本國原是理髮師，後來在普魯士當兵，最後他到俄國來 pour être “outchitel”^①，尽管他还不很明白老師这个字的意义。他是一个很好的小伙子，然而非常輕佻和放蕩。他的主要弱點是迷恋女色；他往往因为獻殷勤而招來打擊，使他好幾天唉声嘆气。此外，他又不是（照他自己說）酒瓶的仇人，也就是說（用俄國話說）他對於酒總喜欢大喝特喝。可是因为在我們家裏，只在午餐時喝葡萄酒，而且以一杯為度，——况且僕人又常常忘記給老師斟酒，——所以我的蒲伯勒就很快地把俄國的泡酒^②喝上了癮，簡直比他本國的葡萄酒还愛喝些，認為對於胃非常有益。我們立刻很友好了。虽然按照合同，他負有教授我法文、德文和一切科學的义务，然而蒲伯勒却認為最好还是赶快向我學着扯幾句俄國話，然後，我們倆就各自从事心愛的工作。我們可以說是處得非常好。我甚至於不願再有別的教師了。可

① 法文，意思是：想當老師。——原註。（譯者按：最後一個語詞原是俄文的音譯。）

② 也作浸酒，是用水果浸泡的酒。

是不久命运就将我們拆散了，原因是这样的：

一天，我們的洗衣妇帕拉士卡，肥胖、麻臉的女僕，同了独眼的看管牛的女僕阿庫利卡，兩個人不謀而合地一起到母親那裏，跪在她面前，承認自己意志薄弱的罪过，哭哭啼啼地控告那个麦歇，說他利用她們沒有經驗而污辱了她們。母親對於这样的事情向來都很嚴厲，所以她就告訴了父親。父親的办法是很乾脆的。他立刻命令喊那个無賴的法國人來。他們報告他說，那位麦歇正在教我功課。父親就走進我的房間來了。那時蒲伯勒正在床上睡他的太平大覺。我也正作着自己的事情。我得說明一下，就是他們曾經為我从莫斯科買來一張地圖。它掛在牆上，完全沒有用处，而我却早就看了這張紙的寬大和美好。我決意用它作一隻風箏，就乘了我的蒲伯勒睡着的時候，開始我的工作。當父親進來的時候，我正在好望角上裝一條樹皮作的尾巴。一看見我在这样上地理課，父親就揪了我的耳朵一下，然後就跑到蒲伯勒那裏，一點不客气地喊醒了他，接着就滔滔不絕地責罵他。蒲伯勒驚慌失措得想站起來，却办不到：这不幸的法國人真是喝得爛醉如泥了。一不作二不休，父親抓住他的領子，从床上把他拉了起來，推出了房間，就在这一天，將他趕出大門，这一下子可使薩威里奇說不出地開心。我的教育也就此結束了。

我过着纨绔少年^①的生活，同婢僕們的孩子赶鸽子
和玩跳背戲。然而我已經滿了十六歲了。這時候我的命
运就發生了变化。

秋天的一日，母親在客廳裏用蜂蜜熬蜜餞，我舔着嘴
唇，注視着沸騰着的泡沫。父親正在窗边閱讀他每年定
閱的“皇家年鑑”^②。這本書對他永远起着強烈的影响，
他讀过以後向來是要有特別感慨的，總是讀一次就引起
一次異常的憤怒。母親已經熟悉他这一切脾气和習慣，
老是想盡方法把這本不幸的書藏得越远越好；所以這一
本“皇家年鑑”有時候就幾個月不讓父親看見。可是他一
旦湊巧發見了這書，就要整整幾個鐘頭不肯放手。於是，
父親就讀起“皇家年鑑”來了，時時聳着肩頭，並且輕輕
地重複着說：“陸軍中將……以前在我連隊裏，他还是中
士呢！……兩種俄國勳章的獲得者！^③……不久以前，
我們不是还……”最後，父親將這年鑑丟在沙發上，就
沉入深深的思索中，這對於全家人並不是什麼好的兆頭。

他忽然轉過來，向着母親：“阿芙多吉雅·伐西列

① 不到成年的貴族。一七八二年出版的馮維辛（1745—1792）的
喜劇“纨绔少年”諷笑了貴族子弟的驕惰、粗鄙、無知，從此這
一語詞就有了輕蔑的意味。——原註。

② 一種官方的年刊，除了一般曆書的記載以外，也刊登高級文武
官員的姓名。

③ 指帝俄時代獲得兩種最高級的勳章（安得烈·貝爾沃茲凡尼勳
章和聖歷山大·涅夫斯基勳章）的軍人。——原註。

芙娜^①，彼得盧沙^②有多大歲數了？”

“瞧，他已經十七歲起頭了，”母親回答道：“彼得生的那年，正是娜斯塔霞·格拉西莫芙娜伯母眼睛瞎了一隻那一年，那時候還……”

“好了，”父親打斷了她。“已經到了送他去當差的時候了。別再讓他在女僕的房裏亂跑和掏鴿子窩了。”

想到不久就要和我離別，我的母親大吃一驚，她竟將匙子脫手落到鍋子裏，眼淚就順着臉淌了下來。與這相反，我却歡喜得難以形容。我心裏認為，在軍隊裏當差，就是無拘無束的生活和在彼得堡過愜意日子。在我的想像中，我已經是近衛軍軍官，這，我以為，是人生幸福的頂點了。

我的父親向來不歡喜改變他的意見，也不願意延擱事情的執行。我的出發的日期定了。在出發前一天，我的父親說，他要我帶一封信給我的將來的長官，他要了鋼筆和紙。

“不要忘了，安得烈·彼得羅維奇，”母親說道，“替我向勃·公爵問候。你就說我希望他能照顧彼得盧沙。”

“豈有此理！”父親皺着眉頭回答道。“我為什麼要寫信給勃·公爵？”

① 近代俄羅斯人在夫妻間相稱，多只用名字，更多用愛稱；這裏兼呼名字和父名，還保持着古代的遺風。

② 彼得的愛稱。

“你不是說，你要給彼得盧沙的長官寫信嗎？”

“可是，還有什麼呢？”

“不過彼得盧沙的長官本來是勃·公爵啊。彼得盧沙本來就在謝苗諾夫團登記了的。”

“登記了！可是他在那裏登記，與我什麼相干？彼得盧沙並不到彼得堡去。在彼得堡服務，他能够學出什麼來？學會花錢和胡鬧嗎？不，讓他到軍隊裏當差，讓他拉拉絃，^①讓他嗅嗅火藥氣，讓他當一個普通兵，不要當花花公子。在近衛軍登記了算不得什麼！他的護照在哪裏？拿給我。”

我母親找出了我的護照，那是跟我的行洗禮的衣衫一起放在她的首飾箱子裏的，她就用顫抖着的手交給了父親。父親注意地讀了一遍，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就開始寫他的信。

好奇心很使我感到着急：假如不到彼得堡去，那麼究竟把我送到哪裏去呢？我目不轉睛地望着父親的筆，可是他的筆却移動得很慢。終於，他寫完了，把信同我的護照一起裝在信封裏封好，他除下眼鏡，把我叫到跟前，說道：“這是給我以前的伙伴和朋友安得烈·卡爾羅維奇·勒·的信。你到奧倫堡去，到他的部下去服務。”

① 意思是作辛苦而單調的工作。

於是，我的一切光明的希望都破碎了！彼得堡歡樂的生活是無望了，等着我的是遼遠閉塞的邊境的無聊生活。我剛才还用狂喜的心情想望着的職務，現在對於我，却似一件極大的不幸的事情了。然而這是無法爭辯的。第二天早晨，在大門的階前，開到了一輛長途暖篷雪橇；他們把我的提包、裝着茶具的旅行食盒、一包一包的麵包和餡餅——家庭溺愛的最後一點表示——全都裝在雪橇上。我的父母給我祝福。父親對我說道：“再見吧，彼得。對於你向他宣誓過的那個人，你要忠心盡職；你要听長官的話；不要向長官討好；不要自己攬差事作；不要推諉工作；要記住那一句諺語：愛惜衣裳要从新的時候起，愛惜名譽要从幼小時候起。”母親眼淚汪汪地吩咐我，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又反覆地對薩威里奇說，要他永遠好好地看顧這孩子。他們給我穿上兔皮襪，又罩上狐皮大衣。我跟薩威里奇一起上了雪橇，眼淚汪汪地走了。

就在那一天晚上，我們到了西姆比爾斯克，我們要在那裏停一天，以便買一些必需的用品，這件事由薩威里奇去辦。我在旅館裏住下了。早上，薩威里奇一早就到舖子裏買東西去了。因為老是望着窗子外面骯髒的小街，實在有點厭煩，我就在旅館的各房間踱來踱去。我走進了檯球房，看見了一位身材高高的老爺，大約三十五歲，留着黑色的長鬍子，穿着一件長袍，手裏拿着球

杆，嘴裏含着烟斗。他正跟看檯子的人一起玩着，看檯子的人如果打贏了，就喝一杯伏特卡；如果打輸了，就从檯球桌下爬一趟。我開始看着他們遊戲。玩的時間繼續得越久，在地上爬的事也越多，終於看檯子的伏在檯球桌下面不動了。那位老爺對他說了幾句好像作為他的祭文的沉痛的話之後，就向我提議跟他打一盤。我因為不會，就拒絕了。這大概使那人感到奇怪。他似乎很遺憾地望了我一眼；然而我們却聊起天來了。我知道了，他叫做伊凡·伊凡諾維奇·祖林，他是輕騎兵團的上尉，他在西姆比爾斯克辦理徵募新兵的工作，就住在這旅館裏。祖林很客氣地邀請我一起吃午餐，有什麼就吃什麼，按照軍人的習慣。我很高興地答應了。我們在餐桌邊坐下，祖林喝了許多酒，也請我喝，他說，應當養成軍人的習慣；他給我講述了許多軍隊裏的笑話或趣事，幾乎使我大笑得倒了下去，我們吃完了午餐，就已經完全變成好朋友了。那時候他自告奮勇，要教會我打檯球。“對於咱們這些軍人，”他說，“這是必要的。例如，當行軍的時候到了一個小地方，幹什麼好呢？也不能老是打猶太人^①呀。你不期然而然地就要走進旅館，玩起檯球來。然而一講到玩，就應該會玩才行！”我完全被他說服了，就熱心地開始學習。祖林高聲地讚許我，

① 在帝俄時代，猶太人很受歧視，軍人往往以打猶太人作為消遣。

对我的迅速進步感到驚奇，在練習了幾回之後，他就劝我用錢來玩，一次以一個格洛士^①計算，目的不是為輸贏，只是为了不要空手玩，因為這，照他的意見，是最壞的習慣。我也接受了這個提議，祖林又叫拿甜酒來，劝我嚐一嚐，反覆說明，我應該養成軍人的習慣，不喝甜酒算得哪一門子的軍人！我听了他的話，我們就繼續玩下去。我用我的玻璃杯子喝得越多，我的胆子也越大。我打過去的球時時跳到檯子外頭去；我急起來了，就罵那個看檯子的人，只有天曉得，他是怎麼計算的；他越來越加高了我玩球的點數，總而言之——我的行動就像一個沒有人管束的野孩子一樣了。時間不知不覺地過去。祖林望一望鐘，放下球杆，就宣佈我輸了，欠他一百盧布。這使我有點狼狽。我的錢都在薩威里奇那裏。我向祖林表示抱歉。祖林打斷我的話，說道：“得了吧！你不必着急，我可以等着。現在讓我們到阿麗奴士卡那兒去吧。”

這是怎麼說呢？我這一天晚上的行動也和早晨一樣，都是放蕩、荒唐的。我們在阿麗奴士卡那裏吃晚餐。祖林時時刻刻給我斟酒，反覆說明，應該養成軍人的習慣。離開桌子的時候，我幾乎站不住了。半夜裏，祖林送我回旅館去。

① 俄國古代值半個戈比的銅幣。

薩威里奇在階前迎接我們，他看見我那一定要熱心當差的样子，就嘆了一口氣。“你怎麼了，少爺？”他悲痛地說道，“你在哪兒灌得這麼醉啊？啊，我的上帝！从生下來就沒有造過這種孽呀！”“不要响了，該死的老頭子！”我支吾地搪塞着，“也許你自己喝醉了！睡覺去吧……來伺候我睡覺。”

第二天早晨，我醒來了，頭痛，模糊地記起了昨天的事情。我的沉思默想被薩威里奇打斷了，他拿了一杯茶到我的房間裏。“太早哇，彼得·安得烈伊奇，”他對我搖着頭說，“你放蕩還太早哇。你究竟像誰呢？無論你父親或是你祖父都不是酒徒，我更不必說你的母親了，她从生下來到現在，除了喀瓦士^①，是不喝別的東西的。可是，這一切究竟是誰的罪惡呢？都是那個該死的麥斯。他時常跑到安吉別芙娜跟前說：‘馬丹，熱·扶·伯利，^②伏特卡。’喏，你看，這就是‘熱·扶·伯利’的好處啊！沒有可說的：他教出好道兒來了，狗養的。真用得着僱一個異教徒來當管教人嗎？就好像我們老爺家裏的自己人不够用似的！”

我覺得慚愧。我掉過身子去說：“你走開，薩威里奇，我不要喝茶。”然而，當薩威里奇已經開始說教的時

① 一種家常的清涼飲料，略有酸味。

② 法語 Madame, je vous prie 的譯音，意思是：太太，請你給我。——原註。